

YIMENG JIAOYUSHI GUDAIJUAN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韩延明

沂蒙教育史 古代卷

于联凯
韩延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沂蒙教育史

(古代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于联凯

韩廷明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沂蒙教育史. 古代卷/于联凯,韩延明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6
(沂蒙文化研究/韩延明主编)
ISBN 978-7-5073-2318-4

I. 沂… II. ①于…②韩… III. 教育史—临沂市—古代
IV. G527. 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142 号

沂蒙教育史(古代卷)

于联凯 韩延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32 开(148mm×210mm)

印 张 13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ISBN 978-7-5073-2318-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张少军 临沂市人民政府市长

主任：韩延明 临沂师范学院院长

副主任：许汝贞 汲广运 马凤岗 慕增利 于中华 左沛廷
马 崑 丁善余 张景智 王文元 高 明 崔惟志
赵丹峰 唐士文

秘书长：汲广运（兼）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联凯 王瑞柱 王冠卿 史永进 伏广存 孙常生
许长谭 乔丽萍 宋玉柱 张洪学 张学强 张洪轩
李鹏程 李海鹏 赵光怀 顾向明 徐玉如 鲁运庚

丛书主编：韩延明 临沂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博士生导师

学术顾问：安作璋 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一

张少军

欣闻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院长韩延明博士组织国内外专家，集中精力研究沂蒙文化，拟陆续出版多达 20 余部的《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特作此序以示祝贺！

沂蒙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沂蒙文化是以沂蒙山区和沂沭河流域为背景形成的颇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沂蒙文化源远流长，连绵播迁，具有鲜明的原生性、交融性和连续性。沂源猿人文化发其端，至东夷文化时期，生活在沂蒙地区的东夷人将自己创造的辉煌文化融入到中原文明之中，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后，沂蒙人民不断追求卓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光辉灿烂的区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更以爱党爱军、敢打敢拼闻名于世。众多优秀沂蒙历史名人、遍布沂蒙大地的名胜古迹和伟大的沂蒙精神，是沂蒙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象征和见证。

挖掘、研究和弘扬沂蒙文化是临沂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临沂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目前，临沂市在沂蒙文化研究方面已初步形成了机构健全、队伍齐整、研究方向明确的格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出版了《沂蒙简史》、《二王书法笺证》、《诸葛亮研究集成》、《颜氏家训译注》、《曾子志》、《诸葛亮志》、《王羲之志》、《颜真卿志》、《琅琊王氏考信录》等 100 余部学术著作；拥有“沂

2 沂蒙教育史

蒙文化史”、“沂蒙教育史”、“沂蒙文化纵论”、“沂蒙人文化旅游资源研究与开发”、“琅琊临沂颜子文化与开发研究”等省部级社科项目；发表论文 1000 余篇，为临沂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进一步挖掘、研究和弘扬沂蒙文化，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沂蒙文化研究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2. 统一部署，分工合作，优化研究沂蒙文化的资源，快出、多出高层次、高品位、高水平的沂蒙文化研究成果。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作为临沂市高等教育的龙头与沂蒙文化研究的基地和中心，更应强化力量，加大投入，多出精品。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予以大力支持。

3. 将沂蒙文化研究和沂蒙现实社会的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沂蒙文化在临沂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要特别重视对沂蒙精神的研究，深入思考，大胆探索，进一步拓展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挖掘沂蒙精神得以形成的丰富底蕴，展示其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为在全市乃至全国大力弘扬、实践沂蒙精神提供理论依据。

4. 加强沂蒙文化载体的建设，如建设沂蒙文化博物馆、民俗及民间文学博物馆、沂蒙革命史展览馆等。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沂蒙文化的普及工作，使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熟悉沂蒙文化，真正发挥沂蒙文化的资政育人作用。

5. 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研究沂蒙文化。如深入研究沂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点与内涵，为繁荣和发展我市的社会科学事业服务；深入研究沂蒙的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深入研究沂蒙名人那种自强不息、追求卓越

的精神，扎扎实实地为教育服务等。

6. 加强考古发掘工作，使文献研究成果与考古成果得以相互印证。

热诚地期待着《沂蒙文化研究》丛书尽快面世！

2007年6月7日

（作者张少军为中共临沂市委副书记、临沂市市长）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二

房德邻

沂蒙文化是以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包括沂沭河流域全境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自远古时期即已萌芽，东夷文化是其发展的源头，后来经过古代长期的孕育、沉淀、丰富发展，形成了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经世性强和与时俱进等特点。至近代时期，沂蒙地区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这一地区得到传播。至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沂蒙地区成为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驻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又成为华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在这种情况下，沂蒙文化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升华为一种典型的红色文化。沂蒙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特别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形成了著名的沂蒙精神，成为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沂蒙文化（包括沂蒙精神）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特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沂蒙文化、沂蒙精神的巨大社会功能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曾批示表彰体现沂蒙精神的厉家寨、高家柳沟和王家坊等先进单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至 1992 年 7 月，江泽民同志又题写了“弘扬沂蒙精神，振兴临沂经济”的指示，这些都说明沂蒙精神

已成为全党的宝贵财富。

沂蒙文化这种源远流长、不断提升、与时俱进的特点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础，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重要特点。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区域文化因自然、社会、人文等环境的不同，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类型。例如，齐鲁文化就属于另一种类型，它是在相对固定与明确的时空范围内形成的。在西周初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在齐鲁二国建立与存在的七八百年间，齐鲁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迅速臻于成熟，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在齐鲁二国灭亡后，齐鲁文化进入后续发展时期，但其主要内涵却被较完整地保留下来，随着历史的推移，它并没有多少改变。显而易见，沂蒙文化不属于这种类型，在齐鲁文化高度发展并臻于成熟时，它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而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充实提升，不断形成一些发展的峰巅，形成了远古、近古和近现代等不同发展阶段，因此，沂蒙文化代表了区域文化中的另一种类型。

由此可见，开展沂蒙文化研究不仅对于推进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就是以沂蒙文化研究为核心，通过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探索，对沂蒙文化的产生渊源、发展阶段、基本内涵及其特征作出界定与说明；同时对沂蒙文化的开发利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和整个民族发展的意义作出预测分析。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创新之举。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建设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的编纂出版，必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园增添一支绚丽的花朵，同时也将其他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喜事。

参加《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编撰的同志，都是从事沂蒙文

化研究多年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专家学者，我相信，通过他们的辛勤努力，在沂蒙文化研究方面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并有力地推动我国学术界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工作。

“古之建国，教学为先”，这是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反复阐明的治国经验；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多次证明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沂蒙文化研究》的编纂者把《沂蒙教育史》列为丛书的第一部，首先予以出版发行，这是颇有见地的。我企盼着丛书其他各书的迅速面世。谨此借《沂蒙教育史》出版之机，略述浅见，是以为丛书之序。

2007年6月10日

（作者房德邻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临沂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阐扬沂蒙文化 光大华夏文明

——《沂蒙文化研究》丛书导论

丛书主编 韩延明

(一)

唐代诗人孟浩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便是历史。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马克思曾说过：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中国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多民族融合的泱泱大国，在沧桑巨变中谱就了一部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的绵延不断的繁衍、进化与文明发展史。我认为，传统文化乃是屡经历史变动而仍保持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元素，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呈现为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通过一切变化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历经时代变迁始终活在代代中国人的心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层次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如有位学者所说：“中国历史文化太伟大了，无论怎样赞美，都不为

过；中国历史文化又太神奇了，无论你以何种方式播种，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我们应深入地总结和研究我国传统文化，自觉地探索和利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去芜存菁，推陈出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助力。

如所周知，中华文化瑰宝，历千载而弥珍，举世倾慕。著名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曾说过：“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由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汇整合而形成的。因此，研究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扬国学以铸文心，慕先贤以承文脉”，必须与深入研究国内各区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微观性探索促进宏观性研究，从而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中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展区域性文化研究已经引起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诸如：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两广的岭南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河南的中州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内蒙古的草原文化、两湖的楚文化等，全国各省市均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梳理，如今已有大批的论著问世。这些区域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中华文明一体多元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但就目前看，在地市这一层级的区域性文化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因为要对一个特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典章制度等等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就必须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并在专业知识上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古文字学等许多学科领域，这就需要有一大批学有专长且乐此不疲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方能完成这一浩繁而艰难的系统文化建设工程。

作为我国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自 1977 年起，

我在位于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大学求学和工作二十余年，常为鲁文化的重仁义、尊师道、尚知识、贵人和的优秀文化传统所深深感染，常因“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种德收福、乐善永年”这些圣人之乡最常见的春联而备受激励。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期间，对孔子教育思想和儒家学说亦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发表论文数十篇之多。后在任职曲阜师大教育系主任、教科所所长和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期间，也曾组织力量对儒文化进行深入探究，收获颇丰。2000年1月份调来临沂师范学院工作之后，我慢慢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接触了沂蒙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并为这一区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震撼。我从小就喜欢听、乐意唱《沂蒙山小调》，歌词中的“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见牛羊”，使我对秀美的沂蒙山区充满了向往。2000年4月份，我被推选为山东省历史学会沂蒙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我校又先后成立了“沂蒙文化研究所”和“沂蒙文化研究与开发中心”，并把“沂蒙文化”作为特色项目和重点学科进行建设。此后，我相继组织召开了几次“沂蒙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撰写了一些有关探讨沂蒙文化和沂蒙历史人物方面的学术论文，使我对沂蒙文化的了解与研究越来越兴趣盎然，特别是临沂市自2003年以来每年一度的“书圣文化节”的隆重举行，更使我感到系统梳理与探究沂蒙文化已是水到渠成。作为临沂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的校长，我深感责无旁贷，于是便萌生了组织专家学者编撰《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的念头，并很快取得了临沂市委、市政府和临沂师范学院同仁的认同和支持。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鲁洁教授在其《试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这种遗产有很多已成为中国人独特的文化遗传基因，每一种外来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种文化

4 沂蒙教育史

基因的过滤、选择”。我认为，光阴荏苒，沧桑巨变，对区域文化进行分类整理，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文人学士的义务。正如临沂县知事沈兆祯在成书于1916年8月的《临沂县志》“序”中所言：“时代之变易，人材之继起，郡县之沿革，事务之复杂，纷纭变幻，更仆难终，不为编纪，以示来兹，代远年湮，往事将归销灭。不惟守土者之咎，抑亦都人士之耻也”。几年来，我一方面积极申报各级立项课题，组织专家深入研究沂蒙文化孕育、产生、发展、嬗变、升华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多方筹措资金，为《沂蒙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发行提供经费保障。为此，我曾非常认真地挤时间通读了目前较为可信的关于临沂变革与发展史的几种版本，如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沈兆祯、王景祐纂的《临沂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范筑先纂修的《续修临沂县志》，200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临沂地区志》（上、下册），2002年7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齐鲁思想文化史》等。此外，我还多次参观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王羲之故居、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莒南大店山东省政府旧址、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山小调诞生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等。多年的不懈努力为我们编纂《沂蒙文化研究》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论证，我们计划陆续出版《沂蒙通史》、《沂蒙文化史》、《沂蒙教育史》等20余部有关沂蒙文化的专项研究成果，衷心期冀我们的努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产生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二）

八百里沂蒙，山川秀丽，英才辈出。错综复杂的地貌结构形态，久远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悲壮恢宏的革命斗争洗礼，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创举，构成了沂蒙地区独具一格的地情特征。临沂古称琅琊，为东汉琅琊国都，后为历代州、郡、府、道和专署

治所，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山河壮观，文化灿烂，人才荟萃，文物丛集。早在“春秋”时期，琅琊便已出现于中国的版图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比如《管子·戒》中便记载了齐桓公东游、问于管仲的一段话：“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琊”。《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也记有齐景公出游询问于晏子的情况：“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问修，寡人何修则夫先人之游？”另外，《孟子·梁惠王》（下）以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等文献中，也都有关于琅琊的记载和描述。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琅琊国十三城，户两万八千零四，人口五十七万九千六百七十七人”。它“壤错齐鲁，居近圣人，代有名流，地多遗迹，百昌怒生，矿脉纵横”。正如1916年8月《临沂县知事沈兆祯详报修志书文》中所写：“临沂星应奎、娄，州连青、兖。沂水、涑水，源流悉载于图经；蒙山、羽山，冈阜遥通其脉络。”乃“尚父、伯禽之旧壤，琅琊、东海之名区”。

“沂蒙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来的。专家认为：自春秋战国至今，在山东省境内客观地存在着三大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体系，即西部的鲁文化、北部的齐文化和南部的沂蒙文化。但也有学者对“沂蒙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异议，认为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独立提出是不恰当的，沂蒙地区是齐鲁的一部分，山东只有齐鲁文化而没有其他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沂蒙作为地域概念出现较晚，不应用它来命名一种区域文化。我认为，这些认识有失偏颇。

如所周知，宇宙是由浩瀚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所构成的。“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它从古代延续下来，一直发展到今天，即继往开来。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的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不同，所创造的文化也各不相同。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这一现象颇有启发：关中丰镐地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燕赵之地由于“地蹕远，人民希，数被寇”，因而民多“雕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之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嗇，畏罪远邪”；西楚之地民“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楚之民则“好辞”、“巧说少信”等。司马迁这些透彻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因生态环境的差别而生成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不同，而这种心理和行为的不同既是区域文化的反映，又必然影响到区域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基于此，人们习惯上将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划分为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事实上，当我们在研究一种较大区域的文化时，我们同样会发现，较大区域的文化中也包含着几个较小的局域文化。如在山东不仅仅有齐文化和鲁文化，沂蒙文化同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沂蒙文化与齐文化和鲁文化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演绎与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虽然有所发展变化，但却依然保留着较为稳定的、不同于山东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就此而言，我认为沂蒙文化是一种与齐文化、鲁文化渊源极深而又独具特点的区域文化，是以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包括沂沭河流域全境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细细比较起来，在起源上，沂蒙文化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齐文化和鲁文化以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国和鲁国（今山东地区）为文化源头，沂蒙文化的起源较之于二者则更为久远，它萌芽于远古时期，东夷文化是其发展的源头。在后来漫长的发展中三者构成齐鲁文化的主干，但分野依然是清晰的。因此，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对深入探讨齐鲁文化至关重要，而且对认知区域文化

特征影响下的当代沂蒙社会成员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地理概念，“沂蒙”古已有之。《尚书·禹贡》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就是说先人早在夏朝时就已经认识到：淮河、沂河治理好了，蒙山、羽山一带就可以种植庄稼了。这一记载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悠远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蒙山脚下，沂河岸边，很久以前就是承载古老文化的地域。蒙山、沂水作为这一区域的表征物，是当之无愧的。早在四五千年前，蒙山就是一座文化宗教名山。周朝时，“东蒙主”颛臾王曾主祭蒙山。《论语·季氏》曾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春秋战国时代，蒙山留下了孔子、庄子、老莱子、鬼谷子的足迹。“其山则祖脉蒙顶蜿蜒自西北而来”。史书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这个“东山”就是“蒙山”。故蒙山前有“子宿村”，村中原有“子宿碑”。正如《诗经·东山》所言：“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李白、杜甫同游蒙山，写下了“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千古佳句。宋代苏轼和其后不少文人墨客，也曾前来游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曾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七年（1698年）、四十二年（1703年）和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六年（1761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到沂蒙地区巡视，并多次驻蹕蒙山祭天，赋诗盛赞蒙山之雄奇。康熙在《蒙阴晓雪》中写道：“一片寒云向晓封，雪花应侯慰三农。马蹄碎踏琼瑶路，隔断蒙山顶上峰”。乾隆在《过蒙山》中写道：“乃在蒙羽阳，颛臾考古封，回首望云岩，崔巍扶郁葱”。